



「我從何處來 物將何處去」

海外藝遊成果報告

羅婉瑜

計劃執行日期：2025/08/31-10/09

一. 計劃概述

這次的計畫選定了四個國家，前往當地的跳蚤市場、進行團隊參訪、拜訪世界偶戲節，也在街頭進行小型演出，同時走訪了不同的美術館。然而，計畫正式開始前就發生了一件意外——我帶著要前往偶戲節的箱子，準備在四個國家的跳蚤市場蒐集物件、並以此創作一齣小戲。沒想到在旅程開端，箱子的腳架過境其他國家時因不符合規定，被海關要求拆下。這對我來說既驚訝、也挫折。一方面擔心如何在異國重新找到材料調整作品；另一方面也對「某個東西被硬生生取走」感到不甘。情緒在震驚、憤怒、失望之後，慢慢轉成一種奇怪的期待——也許這件突發事件，會讓故事走向一個新的方向。

就在這個瞬間，我重新意識到：當我們談論「物件」時，文化差異、地域脈絡與制度規範，往往會深深介入其中。同樣的物品，在不同國家、不同觀眾面前，可能會被賦予完全不同的象徵與解讀。於是，整趟旅程真的就這樣在一個「跛腳的箱子」陪伴下展開。

與物件工作的這些年，它們有時來自撿拾、有時源於採購，也有些是在他人一句「你們會用到嗎？」之後留了下來。於是日子久了，被物品包圍似乎成為我的日常。

但當別人再次問我是不是囤物癖時，我總是想回答：

不是。只是來到我身邊的每一件東西，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也與我產生了新的情感。

物件、東西、材料，一直是我創作裡最重要的元素。

關於它們的使用痕跡、被磨過的表面、物理狀態、所承載的情緒張力，都能成為一個故事的起點。而我也常問自己：同一件物，在不同地方，會不會長出完全不同的意義光譜？帶著這個疑問，我踏上這次以「二手市場的踏查」與「世界偶戲節的實地演出」為核心的旅程，希望找回我與物之間最真實的相處時刻。

二. 行程概述

時間	國家/城市	重點行程
2025/08/31-09/01	台灣-荷蘭阿姆斯特丹	出發日
2025/09/01-10	荷蘭/阿姆斯特丹 海牙 阿納姆	阿姆斯特丹IJ-Hallen二手市集 阿姆斯特丹古董市集 ndsm藝術聚落 皇家美術館 梵谷美術館 海牙美術館 BOT參訪、排練參與
2025/09/10-18	比利時/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皇家美術館 瑪格麗特美術館 Marolles Flea Market(跳蚤市場)
2025/09/18-28	法國—沙勒維爾梅傑爾市	世界偶戲節參訪 magic box擺攤(演出)
2025/09/28-10/02	巴黎	聖圖安跳蚤市場 奧賽美術館 橘園 羅丹美術館
2025/10/02-08	西班牙/巴塞隆納	達利美術館 Mercat dels Encants (有時也稱為 恩坎特跳蚤市場) 聖家堂 奎爾公園 畢卡索美術館
2025/10/09	西班牙—台灣	回程

三.計劃執行內容(跳蚤市場觀察、團隊／偶戲節參訪、美術館參訪)

- 荷蘭



09/01-10荷蘭阿姆斯特丹。只要談到荷蘭，最先浮現的總是：循環經濟、發達的設計文化，以及它們和整個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在十七世紀的大航海時代，荷蘭開啟了「物件全球化」的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的美術發展出大量「靜物畫」——畫家在畫面中討論死亡、繁榮與生命狀態的隱喻。另一方面，在地理環境上，荷蘭國土不大，許多房子蓋在海平面以下，地樁打在泥土中，底部是木頭結構。木材長期浸在海水中，慢慢被侵蝕腐化，房子的地基也會漸漸下沉、傾斜。

但他們並沒有選擇以挖除地基、全面重建，而是持續在「修補、替換」之間找到平衡，讓房子可以延續存在。看著那些歪斜的房子：從時間的角度來看，那些傾斜，很像是歷史在物質身上刻出的痕跡。我們以為房子應該是「直立的」，但時間會在它的身體上畫出別的線條。在這個過程裡，面對材料、面對自然，或許需要學會的是如何協商跟共處。

路邊的廢棄物與荷蘭人的日常

在荷蘭停留的期間，有一段經驗對我而言特別深刻。我們住在一位長期居住於當地的朋友家，他向我們介紹了荷蘭社會整體的回收生態。而正是在他所居住的社區裡，我第一次以那麼清晰的方式理解「物件如何在社會中被置放、被遺棄、又重新被拾起」這件事。在荷蘭的街區裡，人們時常能看見與台灣相似的畫面：被丟棄的家具、用不到的生活物件，被整齊或隨

意地放置在路邊，等待每週一次的大型清運。那個社區的清運日是週三，因此週三前後，街道上會累積起許多暫時無主的物件。

這些物件與其說是垃圾，更像是被放置在城市角落、等待下一個命運節點的身體。

有時候，會看到幾位居民圍在這些物件旁，像是在端詳某種仍具生命力的遺留之物。朋友告訴我們，這些圍觀的人並不只是好奇，而是正在評估哪些物件能被帶回家重新使用。在荷蘭，購買或修補往往成本不低，因此「撿拾—修理—再利用」成為一種普遍而實際的生活技術，也構成了荷蘭社會中一種獨特的物質循環文化。

某一天早晨，看見幾位老伯伯圍繞著一批被丟置的物件討論。因為好奇而上前加入，並聽見他們交換看法：——這些東西還能如何被轉化？——它還能以什麼方式再度進入生活？

當我詢問他們「如何看待這些物件」時，其中一位老伯伯給了我一句令我印象強烈的回應。他說：「這些東西，對不要的人來說，只是生命的一個片刻。陪伴了他們一段時間，後來因為需要而被汰換。但對我們來說，它們可能是寶物，因為它們還能重新被放進生命裡。」

這段話在當下深深觸動了我。老伯伯繼續說，如果這些物件得以轉化成其他的材料、走進另一個人的生命裡，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他也提到，當代的时间太快，使得人們時常忘記材料本身的存在。人們在追求某種生活水平或外在樣貌時，往往忽略了物質與自身的連動關係。

許多物件以極快的速度進入、又以同樣的速度離開我們的生活，我們常常來不及理解它們的來源、用途、或曾在我們身邊扮演的角色。然而，它們確實陪伴我們度過了一段段時光，在物件表層看似微不足道的磨損中，隱藏著生命的時間痕跡。在某些時刻，甚至是物件的大量累積，使我們反而忘記了自己生命中那些曾經存在過的軌跡。



荷蘭IJ-Hallen跳蚤市場 IJ-Hallen



(荷蘭NDSMM藝術聚落)

本次計畫的荷蘭田調，我將焦點放在位於 NDSM 北區的 IJ-Hallen——歐洲規模最大的跳蚤市場。NDSM 前身為造船廠，其後成功轉型為藝文聚落，而 IJ-Hallen 亦自 2003 年以來隨著二手經濟的擴張，由最初二、三十攤發展成今日數百攤的巨大場域。市場位於戶外，視野開闊，邊界模糊至幾乎無法辨識，使「物件堆積」成為空間本身的一種景觀。

場域經驗：一個由物件構築的巨大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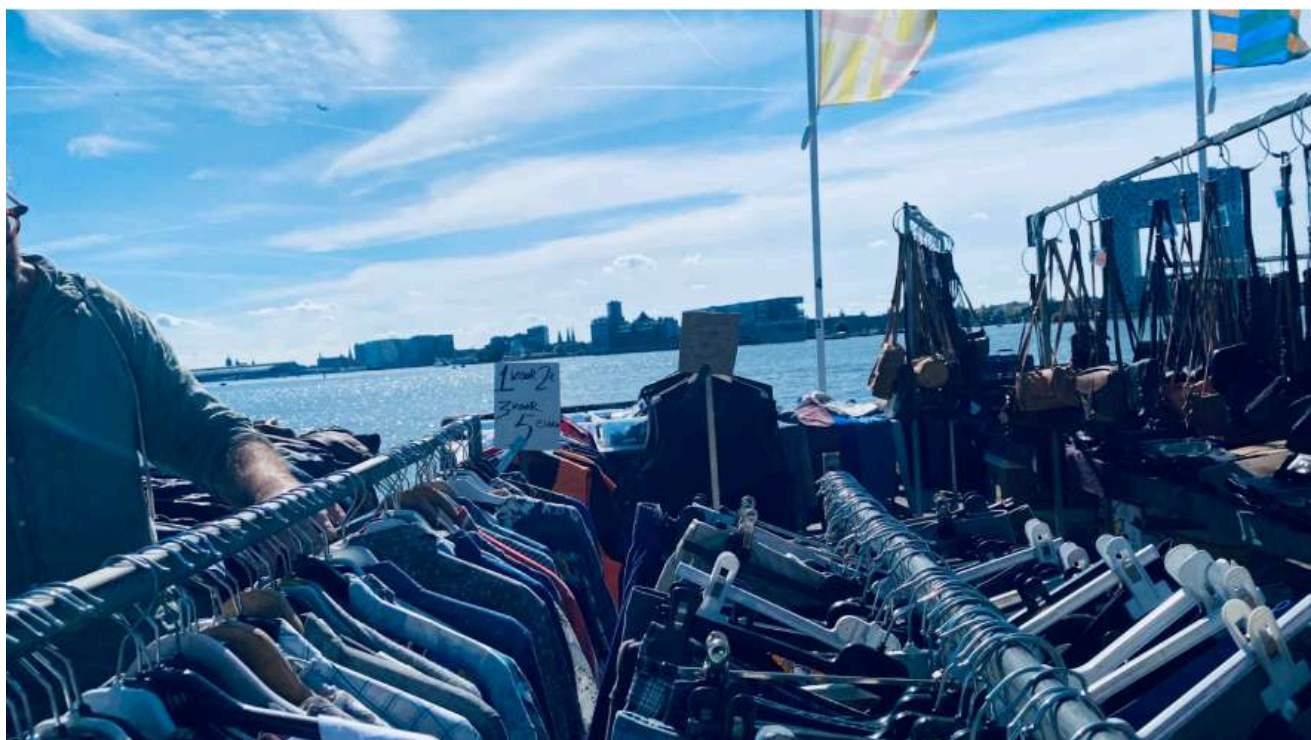
初次踏入市場時，給人的不是喧鬧，而是一種奇異的秩序感。參與者在攤位間行走的方式，宛如進入某個熟悉的日常場景：像採買般自然，像儀式般確定。這種穩定，不像市集，更像一座由物件構成的城市——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要去的方向。

市場的巨大，使「看不見盡頭」成為一種身體感受；而物件的密集，使「生活的殘留」成為可見的風景。



材料的時間：快與慢的對比

在與攤主的對話中，不斷聽見「快時尚」帶來的質變：衣物種類增加，但材料輕薄、壽命縮短；物品被更快速地製造，也被更快速地遺棄。與之對照的是市場中那些材質扎實、經年使用的物件：它們的磨損、痕跡、重量，都呈現出時間的累積。這些痕跡是物件的語言，也是物件劇場所強調的「物能說話」的基礎。在此場域，物件不只是商品，而是微型的時間切片，每件物都攜帶一段生活史。



修復與保固：物件生命延續的系統

在這裡，甚至二手相機與電子產品，也會附上保證書。攤主會先行修復，並在販售後仍提供維修與保固。這種制度，不僅延長了物件生命，也讓「二手」不再等同於「過時」或「失效」。古董在這裡並不只是被收藏，而是能再次投入使用、再次進入生活的循環。物件彷彿在此獲得「續命」的機會。

家庭參與：物件情感的交付行為

市場中亦常見親子共同參與的場景。一位母親分享，她七歲的女兒自行整理出想轉讓的物件。雖有不捨，但她希望這些陪伴她的東西能「去到另一個地方」，遇見新的主人，而不是以廢棄物的方式被丟棄。在攤位的交換之間，能感受到的是：— 物件在退場，也在被迎接，既是分離，也是一種交付，在這個短短的交談的過程裡卻述說了，物件的流轉帶有他被賦予的情感與倫理的層次，而非僅是買賣。

一個以物件為核心的延續系統



IJ-Hallen 呈現出一個由「分享、流動、延續」所構成的場域。這裡的物件具備重量、具備記憶，也具備再進入生活的可能性。在這個市場中：物件被看見、被觸碰、被重新選擇，而每一次交易，都是物件生命的下一章。IJ-Hallen 不僅是跳蚤市場，更是觀察物件、時間、個體與社會關係的一個縮影。



- 比利時

布魯塞爾Place du Jeu de Balle跳蚤市場



09/ 10 ~18, 我來到計畫的第二站——比利時布魯塞爾。此處的馬羅勒區跳蚤市場是布魯塞爾市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二手市集之一，距離居住地僅需步行即可抵達。在訪談與參訪過程中，多位創作者也提及此地的重要性：包括比利時物件、偶戲創作者，像是比利時中央車站的阿格涅絲等，都曾在此地尋寶。因而對我而言，這裡不只是「市場」，更像是一個凝聚在地文化、階級與物件生命流動的關鍵節點。

歷史背景與場域狀態：一座超過 150 年的物件堆疊場

馬羅勒區的跳蚤市場已存在超過 150 年。19 世紀時，它販售舊衣、破布、雜物；1873 年，市政府為改善市中心形象，將舊市場移至現址，而此地也因租金低廉、鄰近市中心，成為工人階級與移民的主要聚居區。因此，市場本身就像是一個多層次的集合體——工人階級的歷史、移民的身影、階級移動的痕跡，以及城市邊緣的生活方式，都在此重疊、共存。市場每日清晨六點開始，至下午兩點結束，不同於荷蘭的大型明亮市場，馬羅勒區的市集規模不大，但物件密度驚人。堆疊的不是「陳列」，而是「生存」。

進入場域的身體經驗：緊張、混雜與潮濕的氣味

踏進市場的第一刻，我的身體反應並非好奇，而是「緊張」。空間瀰漫潮濕與霉味；物件堆放不整，狀態多為損壞；地面泥濘，氣味既熟悉又沉重。那是一種在福和橋或台灣舊市場都會遇到的味道——彷彿混雜著生活邊緣的殘留氣息。

攤位多使用水果紙箱、破舊紙箱堆疊，物件以「大量、無序」的方式存在。

需要用身體挖、用雙手搬，才能在雜亂之中找到任何可能。街區中來往的人多為有色人種、移民與非裔居民。這裡長期是工人階級的生活區塊，民族與語言交錯，階級與文化的差異直接呈現在場域之中，如同物件般混雜著不同國度的味道。這裡的市場語言不是招呼、不是販售，而是「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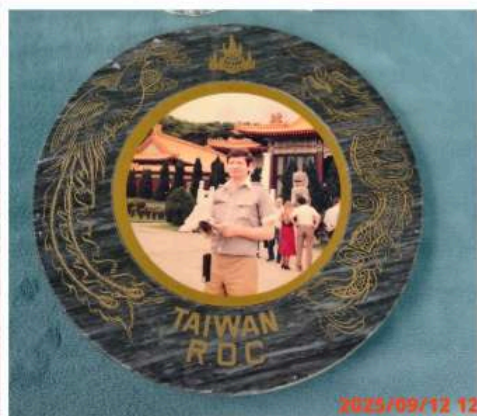


強烈的社會對比：同一條街上的兩個世界



僅隔一條街，景象卻完全不同——一邊是低價兜售、為生活奔走的攤販；另一邊是新興的二手設計店、藝術家的改造工作室。兩個世界緊貼在一起：混亂與整潔、低價與高價、生存與美學。這種強烈對比使人瞬間失焦——我在哪裡？我正在看的是哪一個世界？而我又為何以「觀察者」的角色站在這裡？

物件的流動：每天都在變動的地景



語言的隔閡與攤販的迴避，讓物件來源成為難以提問的領域。

但比起知道「它們從哪裡來」，更重要的是看見「它們如何被流動」。每日造訪市場，映入眼簾的都是不同的攤販、不同的堆疊，像一幅不斷變動的城市草圖。有一天，我坐在市場邊緣畫畫，透視線上的人與物堆疊在一起。瞬間，我無法分辨眼前的是「人」還是「物」。物件多到彷彿要將整個廣場撐破，也在那時我清楚感受到全球化的猛烈——物件和我一起漂流，彷彿共同環遊世界。

空間與人的痕跡：沙發椅的日常故事

市場附近的教堂門口，常放著兩張沙發。它們每天的位置都不同，夜裡成為遊民短暫的庇護、白天又重新被移動。這些椅子承載的不只是重量，而是生活的故事——人如何移動、如何留下痕跡、如何在城市中尋找暫時的安身處。



打烊前的瞬間：價值的崩落與物件的破碎

第五天，我在中午十二點多抵達市場，正好遇上攤販的「最後階段」。攤主齊聲喊著：「每個東西一歐！」大型貨卡接連駛入。緊接著傳來玻璃破碎聲、物件被摔落的聲音——場域從安靜轉為肅殺。原本被拿來維生的物品，在幾秒鐘內被摔碎在地。有價物瞬間成為廢物，生命的依靠在瞬間被拋棄。這個畫面讓我深刻感受到一種「生存的無力」：不是不想帶走，而是「沒有空間」可以存放，而空間正是生存最基本的前提。



一個故事的開場：拼圖、玫瑰與木盒

就在那天，一位攤主突然大喊：「這些我都不用了！快帶走！不要問從哪裡來！」我轉身，看到地上一大片散落的拼圖。來自同一幅圖像，但永遠拼不回原樣。缺了一張臉。碎片間夾著一朵玫瑰花。旁邊是一個木盒，上面寫著：「某一年聖誕節，某位伯伯在醫院度過，送給醫護人員的雪茄。」那一刻，畫面像一個完整的敘事瞬間展開，成為我這趟旅程中 Magic Box 的起點。

離開比利時前的倒數第二天，我第一次在下午兩點來到市場。清運車正在清潔廣場，早上為生活奔走的人群，彷彿從未存在過。就在那時，我看到一雙狀態極好的皮鞋躺在廣場中央。正當我準備靠近拍照時，一位流浪漢伯伯迅速彎腰撿起鞋子，他用雙手示意：「不要拍。」那眼神帶著威脅，也帶著請求——請不要侵犯我的領地。那雙鞋，在那一刻重新擁有了主人，重新開始它的下一段生命。



布魯塞爾呈現的物件現實

與荷蘭明亮、有序的延續性不同，布魯塞爾的物件流轉帶著：混雜、衝突、生存不安、階級流動、人的痕跡這裡的物件不是被精心挑選、修復、延長生命，而是被迫在生存狀態中移動與代換。物件在此不是被「收藏」，而是被「使用、丟棄、撿拾、再投入生活」。呈現的是：**人如何在世界裡生存的一種方式。**

- 巴黎

巴黎聖安圖跳蚤市場

09/28~10/02, 巴黎聖安圖跳蚤市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約在 1870 年代, 巴黎市中心的拾荒者被逐出城內, 轉而搬到城牆外的區域定居, 開始在城邊販售與回收舊物。官方認定這個市場成立於約 1885 年, 它也被視為巴黎第一個被制度化認可的舊貨市場。

一開始, 這裡只是露天、簡陋棚屋的聚集地, 後來慢慢發展成區域分明、結構完整的室內與半室內市場。二戰後, 隨著經濟復甦, 「舊貨」不再只是貧困的象徵, 開始吸引收藏家、藝術家來這裡尋寶, 也成為電影的取景場景之一, 例如《巴黎夜未眠》就曾在此拍攝。

到了二十世紀後期, 市場逐漸走向「古董化」與「專業化」, 攤位租金與成本大幅提升。原本依靠日常舊貨維生、收入較低的攤販, 只能搬到更便宜的區域或流動市集。現在的聖安圖, 更多是由中產與上層的古董商、設計師經營, 主要面向的客群也轉為外國遊客。



從戒備到鬆開

那天去的時間是週一, 許多店家並未營業, 但我仍決定走一趟。出發前, 身邊的人不斷提醒我要小心:「巴黎北區要注意安全喔。」「小心扒手。」一下車, 就能感覺到這裡跟市中心非常不同: 空氣的味道、人群的構成、街上的聲音, 都帶著另一種質地。路上有許多來自不同地區的有色人種、非裔移民聚集在街角, 那種氛圍帶著一點「流離」。我不自覺加快腳步, 沿著方向走向市場, 身體一直維持在戒備狀態。但一踏進市場內部, 氛圍立刻改變。外面的街區較為粗糙、帶著不安; 裡面卻像進入另一個世界。

一個長得像迷宮的「物件博物館」



聖安圖市場由好幾個區塊組成，在地圖上可以清楚看到分區與動線。但實際走進去時，小巷彼此交錯，很容易走著走著就偏離原本以為要走的路，整體感覺像是一座迷宮。若說布魯塞爾的市集帶來的是「雜亂、衝撞、為生活叫賣」，那聖安圖更接近一座「物件博物館」，只是它恰巧以市場的形式存在。物件被整理得很好，有清楚的邊界與分類，多數物品都有明顯的年代感與收藏價值。你可以在同一個空間裡，看到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物件，被壓縮在同一張桌子、同一個玻璃櫃裡。

那種感覺就像是：你看不只是一件東西，而是「某個時代被切下來的一片」。在布魯塞爾，我看到的是「物件為生活奔走」；在聖安圖，我看到的是「物件已經被挑選、被整理、被命名過的過去」。

被選擇過的過去：擁有一個自己沒活過的年代

聖安圖呈現的不是隨機累積的「舊東西」，而是「被選過的歷史」。這些物件彷彿被賦予了新的角色——不再只是曾經的日用品，而是某種「時代的證物」。也因此，當我離開市場、回到外面街區時，會產生強烈的反差感：裡面是經過整理與包裝的年代感，外面是當下的生活現場。

這種反差讓我開始思考：我們為什麼會被這些物件吸引？是不是因為——我們可以透過買下一件物，去擁有一個自己沒有實際活過的年代？



一張桌子：當物件不再只是物件

在聖安圖裡，有一張桌子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它大約製造於十九世紀初期，桌面下是一個木頭人形雕刻，以身體支撐著整張桌子。畫面非常直接：一個人，用身體撐住一張桌子。

在靜止的陳列裡，你卻能感受到壓迫、勞動與階級的歷史語言。那一刻，桌子不再只是一張桌子，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是權力結構具象化的樣子。它承載的不只是在桌面上被使用的東西，而是世界如何運作的一部分重量。

物件何時有「張力」？——物件劇場的視角

在物件劇場裡，我們常常討論：一個物件什麼時候會「有張力」？什麼時候它不再只是道具，而是角色、一個存在？當物件被放入「觀看」的場域，它便開始用自己的材質、造型、歷史去說話——它在說生存，也在說環境，更在說人類存在過的痕跡。那張桌子，讓我不是透過歷史書，而是透過「物本身」，被短暫帶回那個年代。



我們累積了這麼多東西，那現在呢？

在巴黎的市集裡走著，物件承載的歷史感很重，你會一邊走，一邊在心裡浮現問題：我們經歷了這麼多時代，累積了這麼多物品、這麼多材料，那現在我們到底怎麼看它們？

我們和它們的關係是什麼？只是「買一個好看的東西回家」嗎？還是其實我們在尋找某一種連結——跟過去、跟別人、也跟自己？在我眼裡，聖安圖的物件不只是一件件等待被買走的商品，它們更像一張張時代的肖像。每一件物件彷彿都在問：你從哪裡來？你曾經屬於誰？你要去哪裡？

而在被提問的同時，物件也成了一面鏡子——同時照出過去與現在、個人與集體、歷史與當下的重疊。



● 巴塞隆納

安克特跳蚤市場(Encants Barcelona)

10 / 2 ~ 8，西班牙巴塞隆納，選擇的是位在市中心的安克特跳蚤市場(Encants Barcelona)。這個市場在建築之中保留了自己從街邊市集走向當代市場的歷程與痕跡。安克特最早可以追溯到 14 世紀，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跳蚤市場之一。一開始，它並不是「二手市場」，而是城牆外自由交易的地帶。隨著城市擴張，它在 19 至 20 世紀之間多次遷移，但始終保留著「自由交易」的特性。2013 年，市場搬到現址，擁有標誌性的大型鏡面屋頂與新的建築結構。從那之後，它不只是市場，更成為巴塞隆納的城市地標。



三層樓、三種狀態：同一個市場裡的三種身體

- 一樓——混雜、紛亂
- 很像布魯塞爾的景象。攤販游移其中，用物品換取生活所需，你可以直接感覺到「生存」正在發生。
- 二樓——開始轉變。
批發商、新舊交雜的物件進駐，多了一些秩序感，也多了一點城市裡常見的複合性。
- 三樓——觀光、商品、城市形象。
城市紀念品、全新商品、代表「巴塞隆納」的各式物件聚集於此。整體更像是一個城市的「當代商品展示間」。同一棟建築裡，三層樓呈現三種節奏、三種觀看方式。走在其中，身體會不斷被迫切換狀態。



鏡面屋頂：人與物的關係被扭曲、拉長、重新排列

安克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頭頂上那片巨大的鏡面屋頂。在這裡，很難不抬頭。鏡面不只是「反射」：它會切割、拉長、堆疊、扭曲——把你、攤位、物件的秩序與混亂，全都重新打散組合。有幾秒鐘，我真的分不清楚：「我是人，還是這裡的一件物？」

身體被反射後，彷彿被拉出另一個版本；物品的影子在鏡面裡變得巨大、複數。人與物的界線開始模糊，那不只是視覺效果，而是一種「被空間吞入」的感覺。

當人反而成了「被觀看的那個」

在鏡面之下，我突然意識到：身體不再是觀看者，而是「被觀看的那個」。物件像是一個巨大集合體，而我的身影，只是其中被擺放的一個小元素。我開始覺得自己不是主體，而是被市場收編的一部分。那是一種介於現實與抽象之間的空間感，像是整個「物的世界」正在反過來凝視我們。

物質流動的速度

在三層樓之間穿梭時，我一直想到一件事：現代社會的物質流動速度太快了。快到我們迷失在大量物件之中，卻很少停下來真正「看它們」——也很少看一看「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巴塞隆納的鏡面讓我看見的不只是物件本身，它映照出的是我們當代社會的樣貌：被物件包



圍、被物質的速度推著走，卻好久沒有真正停下來觀看——不只是看物，也看自己。

團隊參訪

BOT 樂團 | 聲音、物件與「行動」的練習



第一次遇見 BOT，是兩年前我自費前往瑞士巴塞爾參加一個偶戲藝術節。那個藝術節規模不大，演出數量也不多，但 BOT 的演出卻非常突出：整體演出相較其他演出形式複雜，規模相對龐大他們的演出被安排在丁格利美術館(Tinguely Museum)內。演出下午在美術館觀展時，

時不時會穿過他們的表演區，看見他們在佈置、試器材。那時候，BOT 所有的物件與樂器散放在空間裡，一時間很難分辨哪些是美術館的展品、哪些是演出要用的東西。

正式看完演出之後，我對他們的表演形式，以及他們如何透過聲音、機械與物件共同創造出來的「身體性」，感到非常震撼。當時沒有太多時間深聊，只是匆匆留了聯絡方式，期待有一天能再相遇。

走進 BOT 的工作場域

這一次來到荷蘭，我特地前往他們現在工作的據點——阿姆斯特丹近郊的小鎮 Arnhem（阿納姆）。BOT 近幾年把工作室搬到那裡，空間仍在整理中，但已能清楚看出幾個區塊：排練場、練團室、倉儲空間，以及可以一起製作、改造樂器的工作坊。

樂團目前主要有四位成員，他們的專業背景橫跨：聲音與作曲、機械與裝置、表演與舞台設計。但在舞台上，他們都是表演者。BOT 把音樂、物件劇場與機械裝置結合在一起，用自製裝置、物件、聲響與身體表演創作作品。也常受邀參加各地音樂節與偶戲藝術節，今年也有到法國世界偶戲節演出。



在參訪過程中，我們聊到關於演出形式——是樂團？物件劇場？跨領域表演？他們只是笑笑說：「這些標籤是給觀眾和主辦單位用的，對我們來說，我們只是喜歡用物件創作，喜歡讓人看到、聽到、感受到故事。」他們不急著幫自己下定義，也不想被某一個領域綁住。這樣的態度讓我很有感：創作過程本來就充滿模糊與曖昧，有時不需要急著把話說死，反而是保留空間，讓作品在不同組合與跨界中保持活性。

BOT 的作品風格非常強烈卻又細膩，有很純粹的表演，自製的音樂機械與裝置，看起來粗獷的視覺，底下卻藏著很脆弱、很溫柔的歌曲。

這種「粗糙外表 × 溫柔內在」的對比，成為他們非常鮮明的創作氣質。

物件、聲音與「行動」：接受不完美的東西

走進 BOT 的工作室，可以看到各種日常物件被改造為樂器或表演機械。

空間裡堆滿各式材料、二手物件，搭配動力裝置後，被轉化為樂器；透過物件的物理性，加上表演者的操作，產生出截然不同的聲音。我們聊了很多關於聲音在演出中的角色，也談到「要怎麼跟聲音工作」。

他們提到一個讓我非常有感的關鍵想法：「聲音，其實也是一種『行動』。在尋找的過程裡，要記得保持行動。」不只是按一個按鈕播音樂，而是透過身體、透過操作，讓聲音成為舞台上的一個動作、一個存在。

他們也說，當你選擇跟「物」工作時，就要接受它的不完美。在荷蘭，有一個很完整的二手物件交易平台，他們常在上面尋找被丟棄、損壞或汰換下來的物品。「拿到這些東西時，不是想著怎麼讓它回到『完美』，而是認清它現在是什麼狀態，然後在這個狀態裡使用它。」

這讓我想到：我們在做手工或修復時，常直覺地想「讓它恢復原狀」，但 BOT 的做法反而是承認每一個階段的「此刻」。物件就像人一樣：它也會老，也可能「腳斷掉」，也有屬於它的生命階段。那就用那個階段的它說故事，而不是硬要把它拉回過去。接受物件的不完美，也是一種接受自己當下狀態的練習。



物件的流轉與再命名

在工作室裡，他們也分享了物件在不同演出之間流轉的方式。有些東西在某個作品裡是「中性存在」，例如敲玻璃杯產生音階；在另一個作品裡，玻璃杯又可以被賦予新的意義。這種「可被重新命名」的彈性，讓同一個物件能不斷在不同作品之間轉換角色。對 BOT 來說，這不只是一種資源運用，而是一種：對物件的禮貌，對環境的尊重，對創作自由度的堅持。



森林現地製作：聲音、環境與時間的對話



這次也很幸運，能參與他們新的作品的排練，是在森林裡進行的現地創作。一大早，我們被載往 Arnhem 附近的一座國家森林保育地。他們說，搬到阿納姆這種近郊，是因為城市太擁擠，也希望與自然有更多連結。這個森林作品，主要是回應近年大家對森林保育的關注。他們希望帶領觀眾重新走進森林，用身體與耳朵感受環境。

一到現場，他們就開始對著一大堆被砍下來的木樁敲打、試音。他們說：不是要「改造森林」，而是從現場找到聲音，找出那些木頭本來就有、卻被忽略的聲響。

他們發現這些木樁敲起來的音色，很像木琴(marimba)，於是開始尋找不同木頭的音階，拼出一套可以演奏的聲音系統。我問他們：「可是木頭會因為天氣、濕度而改變音色吧？」

他們回答：「是啊，但那就是時間留下來的變化。基本音高不會差太多，我們就接受它每天一點點的改變。」對他們來說，這種變化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

在不被定義之間，維持創作的熱度

那天的排練讓我感受很深的是：他們會依作品找不同導演合作，但核心敘事與風格語彙始終非常「BOT」。在今年他們帶去法國世界偶戲節的作品裡，在當中可以感覺到：他們對物件的細微的觀察，對環境與生存的關注，對創作與表演的熱情那些粗獷外表下，其實藏著非常細膩的情感。

作品在音樂、物件劇場、現地創作、表演藝術之間遊走，卻不急著為自己下定義。對他們來說，創作本身就是一種持續「混合、實驗、遊玩」的狀態，而作品，是他們與世界對話的一種方式。



法國世界偶戲節參訪與 Magic Box《YOU NEVER KNOW》演出



法國世界偶戲節 (Festival Mondial des Théâtres de Marionnettes)。這個藝術節位於法國東北小城 Charleville-Mézières, 從 1961 年開始舉辦, 自 2009 年後改為兩年一度, 是全球偶戲領域最重要的藝術節之一——對許多偶戲創作者來說幾乎是必訪之地。

在藝術節期間, 整座城市都成了表演場地: 街頭、學校、體育館、咖啡館、酒吧、小廣場……任何角落都有可能正在上演一齣戲。

這裡也是 ESNAM (法國國立高等偶戲藝術學校) 的所在地, 許多世界級的偶戲大師都曾在此受訓。今年的主題國是波羅的海三國, 節目中包含大量跨國作品。藝術節也持續實驗新的觀眾交流方式, 例如「演後隔天的早餐對談」, 讓觀眾可以在輕鬆的氛圍中與創作者互動。



帶著 Magic Box《YOU NEVER KNOW》，到街上直接演出



這次我也帶著自己在旅程中的創作——Magic Box《YOU NEVER KNOW》來到藝術節。我並沒有報名正式節目，而是依照當地口耳相傳的方式參與：只要你有一個小作品，就可以在尚未營業的店家門口自行擺攤演出。第一天擺攤時，我很幸運地遇到來自智利的一群創作者。他們熱情邀請我加入他們的隊伍，於是在傍晚大部分店家打烊的街道上，我們一起展示各自的 Magic Box。

雖然作品尚未完全定型，故事也還沒有正式的收尾，要在國際觀眾面前演出其實非常緊張。但在彼此的鼓勵下，我決定和觀眾玩一個交換遊戲：看完 Magic Box 後，他們可以選擇以身上一件物件，來和我交換。反應出乎意料地熱烈。每一位觀眾在拿出物件的同時，也帶出了一段關於自己生命的故事。

在街頭展示 Magic Box 的那幾天裡，我收到了兩份讓我至今都難以忘記的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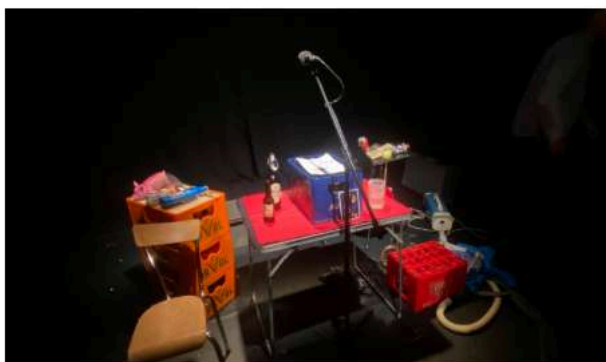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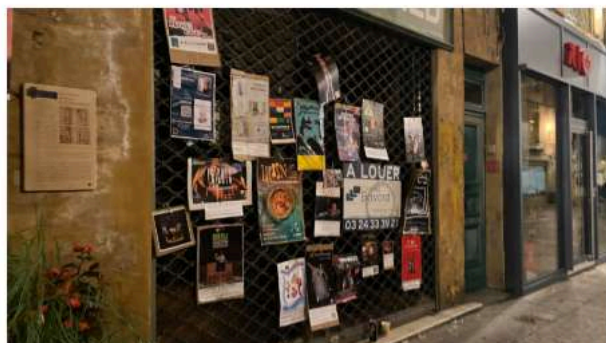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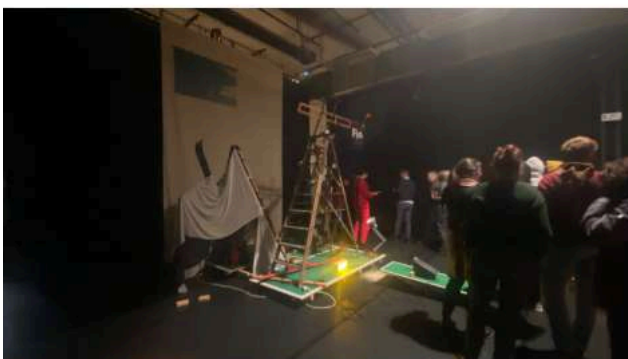
一位來自阿根廷的婆婆，看完後從口袋裡拿出一顆星星送給我。她說：「我覺得這個箱子裡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希望。」即使作品裡沒有任何被明確設定的角色，但她從物件之間的動態、彼此的關係中，投射出一個她所感受到的「存在」。

另一位觀眾是一名男子，他拿出一條前女友送的手環。他說這條手環他始終無法丟掉，但看完作品後，他覺得：「這是一個適合分離的時刻。」於是，他把手環交給我。在那兩個瞬間，我深刻感受到：**物件劇場能承載情感，也能釋放情感。**物件被操演的同時，也在帶動人的情緒流動——有些人把希望放進來，有些人把牽掛交出去。

作品永遠不會「完成」，但會持續回到初衷

Magic Box《YOU NEVER KNOW》的故事尚未封閉，但作品不會等待「完美的那一刻」才被呈現。它在每一次展示中，都提醒我去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要創作？為什麼想用物件說故事？想傳達什麼？想讓觀眾帶走什麼感覺？每一位觀眾提供的閱讀方式，都來自他們生命中的一個片段。作品成為交流的媒介，而每一次交流都讓故事長出新的角度。

在這裡，我同時是觀眾、學習者，也是創作者。每一次展示 Magic Box《YOU NEVER KNOW》的瞬間，都像在提醒自己——創作的理由、講故事的力量，以及物件所能承載的情感與歷史。



美術館參訪：從荷蘭靜物畫到當代藝術，重新理解「物」的生命



從「靜物」開始：透過畫作重新觀看世界

在物件劇場裡，我們常做的基本練習——擺放，也就是所謂的「靜物畫」練習。一種重新觀看的方式。靜物畫在法文中被稱作 *nature morte*——「自然死去」。然而，正因為它指向死亡，我們反而更能意識到何謂「活著」：在那些被靜置的物件裡，時間的痕跡被放大，而生命的流動也因此變得清晰。這種觀看方式讓人重新理解物件的存在，也重新理解觀看本身。

藝術史的變化：從荷蘭到西班牙，反映當代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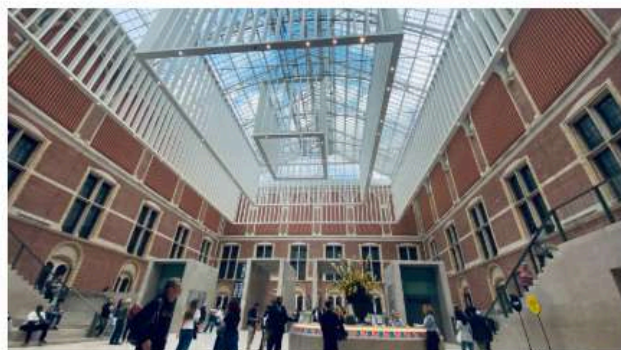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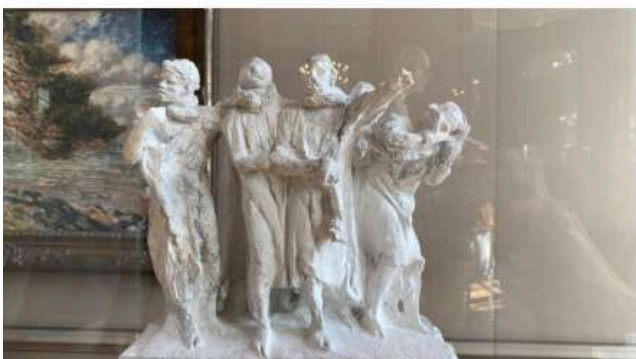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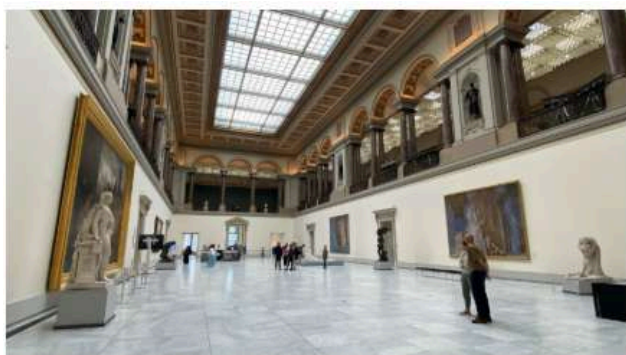
旅程中的美術館參訪成為一條跨越三百年的時間軸——從 17 世紀荷蘭靜物畫，到達利與畢卡索的現代作品

荷蘭靜物畫著重：日常物件的細緻描寫、光影的精準捕捉、關於生命與死亡的隱喻、時間在材質上的可見性，而進入現代後的達利與畢卡索則呈現：空間的碎裂、物件的堆疊、時空的扭曲、真實與抽象的混雜這些轉變清楚顯示：藝術永遠在反映世界的狀態。17 世紀反映物質繁榮與生命無常；當代則反映資訊過載、速度過快、物件增生、生活被切割。從跳蚤市場中被遺棄、交易、流動的物件，到畫作裡被凝固的物件，它們共同提出相同的問題：我們如何看待物？我們如何與材料共處？在被物件包圍的世界裡，如何理解自身的位置？我們是否仍能看見「生活本身」？

靜下來的觀看：在快速時代裡找回凝視

這趟旅程讓我反覆意識到當代的一個問題：在資訊快速流動、物件快速增殖、影像持續堆疊的環境裡，我們已逐漸失去「觀看」的能力。然而，在美術館前的靜物畫，我被迫放慢；在跳蚤市場的混雜物件堆中，我也被迫重新調整專注的方式。因此我理解到：無論是靜物畫還是物件劇場，觀看指向的都不是「單一物件」，而是對「生活本身」的再凝視。

沿著荷蘭至巴塞隆納的移動路線，跨越從十七世紀至當代的文化脈絡，我看見不同時代的人皆透過物件理解世界、理解時間，並借此定位自身。這段文字寫於巴黎戴高樂機場——那時因飛安問題被迫滯留。那是一個被迫中斷的時刻，卻也讓我短暫離開加速狀態，回到感知的源點，並重新思考：——我們究竟如何觀看世界？



四站總結：從物件的旅程，回到《YOU NEVER KNOW》

經過荷蘭、比利時、巴黎與巴塞隆納四個地方，我像是沿著一條由「物件」鋪成的軸線旅行。每一站都像是把同一個問題，放進不同的文化、城市與生活脈絡裡重新檢視——我們與物的關係是什麼？物品如何陪伴我們、離開我們、又再度被拾起？而我們又是如何在這些物件之間被看見？

在這四座城市裡，我看了：荷蘭：物的「延續」、比利時：物的「生存」、巴黎：物的「歷史」、巴塞隆納：物的「映照」。

四個城市、四種語言、四種關於人與物的生活方式，看似不同，卻在某一時刻慢慢疊成同一個形狀——物件從來不是靜止的。它們在時間裡流動、在空間裡轉換、在他人的手中被重新定義。它們是一種情緒的載體，是一段生活的切片，是曾經存在過的證據。

而當我在最後一站抬頭望向巴塞隆納巨大鏡面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這次旅程，不只是我在看物件，而是物件一路在看著我。它們照出城市，也照出我自己；照出我們所依附的時代，也照出我們沒有察覺的迷失；照出我們想抓住什麼，又在害怕失去什麼。

四站旅程的收束，並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個新的問題：在這個物質流動快速、堆疊過量的時代，我們如何重新與物建立關係？我們如何透過物件理解自己、理解環境、理解生命？最後我才明白，這趟旅程真正帶走的，並不是那些在市場裡撿拾到的物件，而是物件們讓我看見世界的樣子、人類的痕跡，以及我自己此刻所在的位置。

也因此，我把這段透過物件與世界對話、也被物件回望的旅程與演出，《YOU NEVER KNOW》——你永遠不知道，一個物件，會把你帶到哪裡去。



海外藝遊分享會：

在今年九月，羅婉瑜參訪了荷蘭、比利時、法國與西班牙。在荷蘭拜訪物件樂隊BOT，交流物件作為樂器的創作經驗，物件如何影響BOT思考旋律與創作，也前往位在法國沙勒維爾梅傑爾市(Charleville-Mézières)的「世界偶戲節」(Festival Mondial des Théâtres de Marionnettes)，將一路在二手市場撿拾、收購的物件放進Magic Box之中，在藝術節透過一人觀賞的戲偶箱，交換觀眾的物件。更造訪了各地的跳蚤市場，觀察不同地區的物件種類、陳列擺放方式，去了解不同地區物的使用狀況，並觀察之間的異同，以回收物的觀察視角推敲各個地方的特殊性，進而回推至臺灣，思考與回望我們與物件的關係。

【活動資訊】

時間：11/01(六) 14:30-16:30

地點：嘉禾新村排練場 (台北市中正區永春街131巷1號)

